

重庆农家三兄弟个个是博士



高河勇(中)、高河伟(左一)、高剑三兄弟在老家门口合影

长寿湖畔一个普通农家,三兄弟接连成为博士,其中两人留学海外,在当地成为传奇。村里人说“高家祖坟埋得好”;三兄弟却“坦白”,他们从小就坚信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农家院走出三博士

前日,长寿湖碧波荡漾、风光如画。有些神秘的“博士之家”,坐落在绿树掩映的湖畔——重庆长寿区云集镇尖峰村9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条石砌成的墙、青瓦盖的屋顶……与当地其他农家小院没什么两样。

“哎呀,高兴哟,我上个月过生日,孙娃子们都回来了,还给我买了好多东西哟。”刚过76岁大寿的高家奶奶张青珍,抱出衣服、奶粉、电烤火炉等孙子送的礼物一脸灿烂。

“我那三个孙娃子争气哟,老大高河勇1995年考入沈阳医科大学,2004年又到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现在上海龙翔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老二高河伟1999年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学院,2003年赴瑞士巴塞尔大学深造,今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老三高剑1999年考取中山大学化学学院,后来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硕博连读,今年8月已赴瑞士巴塞尔大学深造……”老太太一一讲述3个孙子的成绩。

“你知道博士是好大一个官?瑞士、美国又在哪里?”一邻居逗乐着问。“我哪晓得那些哟,只知道他们有出息了,终于把书读穿了,现在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老太太一说就笑,露出已脱落的稀疏门牙。“不过,我今年又喂了两头大肥猪,每头至少300斤重,我会早早把它们杀了做腊肉、灌香肠。孙娃子们不管跑多远,当了多大的

官,只要他们有空,过年一定会回来看看我的。”张青珍说。

父母付出太多艰辛

一家走出三个博士,家教有些啥秘诀?对此,三兄弟的父母高伯生、何明全用一个字总结:苦。

现年50多岁的高伯生、何明全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读过多少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取名高河勇、高河伟、高剑。家有三子,虽是一件喜事,但这给原本不富裕的家庭,也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那时的长寿湖可不像现在,特别是我们村,公路都不通,外出还得靠划船。”何明全说,当年,她跟丈夫靠在土里刨食为生,加上柑橘、西瓜等副业,一年收入也很少。三个儿子相继上学后,她家更是捉襟见肘,常年几乎是红苕玉米稀饭当主食。

有一年,由于地里的西瓜苗死得多,高家损失惨重,仅靠卖土豆的几个钱根本满足不了三个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急得夫妻俩都睡不着。后在亲友指点下,夫妻双双到涪陵一家制药厂谋一份差事。何明全当包装工,高伯生既当门卫又当搬运工,两人没日没夜苦干,同样无法满足家庭开支。

后在好心人帮助下,两口子在厂房旁边耕种了一块“自留地”——一块闲置的土地,种出一些蔬菜,然后挑到街上叫卖。因没有经验,又舍不得交钱进菜市场,何明全的菜多次被城管没收,急得她当街哭过多次。

“农村娃儿要摆脱这种苦环境,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读书。”何明全意识到,自己这一辈子苦点没关系,千万不要连累孩子。因此,她对孩子只有一个要求:好好读书。而且,为了让孩子全心读书,夫妻俩无论多辛苦,哪怕是喂猪等农村常见的家务活,她也不轻易让孩子沾手,除非是孩子考试成绩下降,以此来“惩罚”一下。

学习诀窍全靠竞争

为此,高家形成了一股读书争先之风,三兄弟心目中,好成绩是唯一目标。

老大高河勇说,当时家里虽然困难,但兄弟三人有一个信仰:只有读书,才是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因此,个个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家里成了一个小学校,都自觉埋头苦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家的家务活并不是根据年龄大小来分配,而是把成绩作为唯一标准。高河勇虽是老大,本应承担一些家务,但他成绩好,得到父母很多“豁免权”——不洗碗、不扫地等等。见此,两个弟弟羡慕得不得了,个个发奋。

其中,三兄弟在小学、初中阶段,老么高剑因性格外向、比较调皮,在学校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成绩相比两个哥哥最差。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在卖西瓜、柑橘的季节,父亲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将他拉起床,然后划船运西瓜、柑橘到附近场镇叫卖。为节约钱给哥哥做学费,父子俩在镇上不吃东西,直到晚上回家才吃。哥哥

则不用出门,躲在家里看书,饭菜都是母亲端到手上。

中考时,两个哥哥均以优异成绩考上长寿最好的学校——长寿中学,高剑却落榜了。那个暑假,他不但承担了大量家务,更常遭父母责骂,自尊心受到极大刺激。为获得读书机会,他多次向父母哀求,为了表示好好读书的决心,甚至拿出刀子,要划破手指写血书作保证,吓得一侧的奶奶赶紧夺下他手中的刀。后来,父母为他缴纳了5000元择校费,他才进入高中。从此,高剑痛下决心,一改之前学习散漫的习惯,成绩迅速提高,高考时如愿考上中山大学……

“当然,在漫漫求学路上,坚持是十分重要的。”高河勇说,他们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时都遇到不错的工作机会,但最终大家选择继续深造,主要归功于父母从小灌输的“读书有用论”。

三人已成当地榜样

“高家的房子背山面水,一下出了三个博士,肯定是风水好……”面对村民这样的传言,三兄弟的爷爷高老太爷总是乐呵呵地解释:“没有的事,娃儿争气才是硬道理。”

高老太爷说,他家房子的选址、修建跟当地其他人家没什么两样。三个孙子能成才,全得力于父母以及自己的努力。他们的父母不像有的农村家长,为了短时期能挣钱,不重视教育,放弃了长远规划。

1999年,高家的老大刚大学毕业,还没等父母缓过神来,

老二和老三又考上大学,需要一万多元学费。而当时家里的钱早已被老大上大学掏空,根本拿不出这笔钱。为此,父母急得多次大哭,当时就有人劝:娃儿都这么大了,让一个出去打工挣钱负担另一个嘛。但父母坚决不同意:“我们即便上街乞讨,也决不让一个孩子读不起书。”随后,夫妻两人四处求人说话,才借到钱勉强将两个孩子送进大学。

对于教育,憨厚的高家父母说不出多少大道理,只是一个劲表扬孩子们争气。但村民们说,在高家,从来看不到孩子相互打闹、玩耍的场面,三个孩子一放学,都是直接回家抱起书本啃。读大学后,三个孩子都是靠奖学金、当家教、帮人校对书籍等维持学业和生活,基本没让家长承担费用,父母每年只是开学时象征性给点。

三兄弟的初中和高中老师吴兴全、潘佐连、蓝占清等证实,他们在读书上都有一股拼劲,且三人相互竞争,全身心投入,谁也不服谁,因此成绩都非常好。还有,家长的教育意识也起了关键作用,即便穷到学费都缴不起,借钱也要让孩子坚持读书。

“三博士不仅成了当地的传奇,更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的母校——长寿湖中学的袁校长说,高家三位博士已成为典范,现在当地不仅家长对孩子读书更加重视,学生中也自发掀起一股读书热潮,“读书有用”、“知识改变命运”已成为当地村民共识。

据《重庆晚报》

投资“神话”:10年圈走182人8.5亿

今年1月,上海市公安机关接到几十人共同报案,称几年来投入重金对出租车运营进行“投资”,但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化为泡影。令人惊讶的是,报案人多是一些收入不菲的私企老总、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等。

随着侦查的展开,一个历时10年,涉及8.5亿元巨款的骗局浮出水面。

记者获悉,从1997年11月到2007年12月,以“投资出租获得返利”为名,邹晓、陈力(均为化名)等人冒用上海申江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名义,骗取182名投资者出资“买断”了5000余辆轿车,集资资金高达8.5亿元。

案发后,邹晓出逃,陈力等人则分别因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卢湾区检察院依法批捕。

十年前入伙

时间倒回到13年前。时年54岁的陈力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拿出了一笔“巨额”积蓄交给了自己的“干女儿”邹晓。“我给了她4万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邹晓)承诺的是,这笔生意每个月可以‘返利’8000元。”

“邹晓跟我讲,可以和‘上海南亚出租车公司’合作,买车子投资运营。”邹晓说,只要一次性投资8万元,就能购买南亚出租车公司的一辆出租车做客运,“当时的出租车都是夏利,她说我们可以各出资4万元,拼起来买一辆。”

陈力起先对此兴趣并不大,但随后,一个巨大的诱惑摆在了眼前,“这个投资每月返还8000元利润,我们每人拿一半。”

一个月返4000元,10个月就能赚回本金,再之后的返

利就是纯收入了。盘算后,陈力咬咬牙交出了4万元。

对陈力来说,邹晓的“返利”承诺,让他最终走出了投资的第一步。

在金融专家眼里,这个承诺就是“投资”性质改变的标志,“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是‘非法集资’的主要手段。”上海律师协会银行金融研究室委员家建国指出,涉嫌非法集资的公司大都强调高回报率,通过认购、认养或联合开发等手段,面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由投资者出资按股(或单)购买,“不设定集资上限,逐月或逐年返本还息。”

陈力确实尝到了甜头。

“我赚了一万多”,一年多后,陈力连本带利收回5万余元,他尝到了“投资”的甜头。

1996年,邹晓又称可以找申江旅游服务公司进行同样方式的投资,陈力毫不犹豫地参加了。

这次的“申江公司”据说挂靠在大名鼎鼎的强生出租车公司的名下。双方还签订了投资协议,“投资方出资购买车辆,申江公司负责营运。”按约定,“申江公司”会每月给予投资者回报,“(每辆车)第一年每月回报7800元,第二年每月回报7500元,到第五年,就每月回报5700元。”

从1996年至今,陈力前后总共投资了约800余万元,“购买”了170多辆出租车,“这些钱有不少是我用以前所赚取的利润再投资的。”

陈力已然不是当年那个拿出4万元都要咬一咬牙的普通工薪族了。然而此时,他也不是那个面对每月8000元的返利就会欣喜若狂的小投资者了。他想要从这个投资中尽可能地赚更多的钱。

既然做了,为什么不把它做大一些?邹晓的话,恰到好处地“敲醒”了他。

十年中招揽

邹晓希望把这个投资做大,可是摊子做大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陈力曾犹豫过。

“做大了,你可以赚更多的钱。”邹晓又开始给陈力吹嘘着一个美丽的泡泡——要是陈力能招揽到更多客户投资、推销出更多车子,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从她那里买车。

“这意味着我的投资成本比别人要低”,陈力算了算账,别人的投资成本是16万元购车一辆,可邹晓答应给他最低的价格是14.5万元,“这样我的成本总是比别人低一两万,但返利是一样的。”显然,这比以前赚的钱要多得多。

随着“投资”力度的增强,陈力的身份悄悄发生了变化,他既是个投资者,又是个“推销者”。

“1997年11月,我和一些战友、同学一起吃饭时,把我参加上述投资的事情讲给他们听,还劝他们也一起参加投资。”陈力想得每周到,“我不仅把自己获得的亲身经历告诉人家,还为他们计算投资收益。”此外,他还在不同场合跟亲戚提起自己所做的投资,并动员他们一起加入。

不出陈力所料,之后,朋友们纷纷表示,愿意一起投资。没过多久,陈力的小姨子傅美、朋友李磊(均化名)等,也加入了这个投资队伍里,“他们和我一样,都拿到了返利,赚了钱,尝到了甜头,然后再拉身边的亲戚朋友入伙。”

就这样,陈力发展的投资者越来越多,“这些投资人又对外招揽来别人。”无论是自己招揽来的,还是别人招揽来的,签约、付款事宜都是由陈力负责,“他们(投资者)把投资款交到我家中,然后我把钱转交给邹晓。”

交了钱后的两三天,邹晓会把盖着“申江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公章的协议书、收据交给陈力,再由他转交给投资人。“一般在开始投资后的第二个月,就会向投资者‘返利’。”

招揽新客户——返利给老客户——再招揽新客户……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里,10年时间转瞬即逝,这个“申江出租”的雪球越滚越大,而客户的投资热情,让陈力自己都觉得吃惊:

在医院工作的朱某一家三口,为这一次性投入11185万余元;退休教师余某及其家族几十名亲属,从2006年开始,在不到一年半时间里,共计投资188部车辆,投资金额3370余万元;作为一家私营企业老板的章某,则从2003年起投资,一个人就投资2499万余元,购买了145辆车。

老板、医生、教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对“出租车投资”的生意如此趋之若鹜呢?

“这些高端人群,显然不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投资知识欠缺,才产生盲目投机心理。”家建国说,民间资本合法投资渠道的狭窄,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根据2006年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6.96%左右,而与之相反的是合法金融机构目前远远没有能够消化上千亿民间资本的能力,“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缺少广泛、合法的投资渠道。”于是客观上为以高利率为诱饵的非法集资提供了可乘之机,“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个疏导渠道供民间资本合法投资,非法集资的诱惑也许就不会这么大。”

在这样的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到2006年后,几乎每个月会增加100至200辆轿车,投资人也上升至106人,投资总额大约在2亿多元。”这还仅仅是经

过陈力一个人之手的。

“但我知道,我们离崩盘不远了。”陈力说,事实上,随着“投资”越做越大,他开始愈发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我知道这个‘投资’的真相。”

犯罪嫌疑人陈力:我拉拢众多投资人,收取投资款,自己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我当时就知道没有车辆在实际经营,只是用后债冲前债,却不告诉投资者以上真相,我只是想赚钱,我也知道,我害了很多人……

十年后崩盘

“邹晓当时说自己是申江公司的经理。”可陈力从来没有去“验证”过她这个身份,更没有去“考察”过申江公司是否有这个业务。“我知道国家对公司管制很严,而且申江公司是从事旅游的公司,实际上没有能力放出几千辆出租车。”但当时的陈力只是一心想赚钱,而无论如何,每个月雷打不动到手的高额“返利”是肯定不会假的。

随着投资者的日益增多,陈力开始察觉不对头,“说是买车运营,但没有人见到过自己投资买的车。”从1996年起“购买”夏利,到普桑2000,再到后来变成3000型轿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车。”

到底有没有这些车?如果没有车,那所谓的“运营返利”又是怎么回事呢?很快,陈力找到了答案。

“10多年里,邹晓手里没有一辆车。”而“返利”也是在陈力收来投资款后,邹晓再从中拿出一部分给投资人作为回报,这就是为什么“返利”出奇高的原因,“所有的回报款都是从新的投资款中扣除而来的,并非通过车辆运营来获得;而将‘返利’定得高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这样可以保证

支付先前的回付款。”

陈力说,实际上这和宝塔型传销的原理是一样的,“靠后面投资的人支付投资款返回给前面的投资者。”而在集资之初,他们确实能够正常支付投资者的回付款,“因为每月的回付款都很及时,所以参加投资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些新进的投资者作为前期的回付款,足以维系资金链条。”

但陈力很清楚,这样的操作,崩盘只是时间问题。

“2007年9月,我们的资金无法周转了。”由于当年有很多新投资者加入,同比所需给的返利也骤增,“我大约估算一下,当时每个月需要的返利差不多在3000万元左右。”而之后几个月,事情越来越糟:投资者投资的数额不断减少,但返利却在不断增多。到年底,陈力突然发现,这个投资有点撑不下去了。

2007年11月,邹晓曾组织投资者在南汇开会,表示可以再出售400多辆车,“其实她还在骗人,她这样说只是为了用销售车辆所得的投资款来垫付每月必须支付给投资人的返利。”

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今年1月7日,面对越来越多上门“讨债”的投资者,陈力根本无力应付,只能向邹晓“求救”,但电话再也联系不上她了,“我们所有的资金实际上都是在一个封闭的资金链中运作的,除去我和少数中间人盈利外,很大一部分钱都被邹晓拿走了。”

一个持续了10年的“投资”就此崩盘。邹晓、陈力等人冒用上海申江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名义,骗取182名投资者出资“买断”了5000余辆轿车,集资资金高达8.5亿元。陈力等人因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卢湾区检察院依法批捕。

据《上海法治报》